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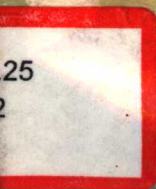
● 获诺贝尔文学奖诗人丛书

夸西莫多抒情诗选

吕同六·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465



1506.15
K901.

获诺贝尔文学奖诗人丛书

夸西莫多抒情诗选

吕同六·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侯 洪
封面设计：吕树明
版面设计：李 军

书名 夸西莫多抒情诗选

译者 吕同六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自贡新华印刷厂

1988年1月第一版

开本 787×1092 1/32

1988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5

印数 1—10,000 册

字数 100 千

ISBN7—5411—0176—1/I·168

定 价：0.96元



SALVATORE QUASIMODO - Modica (Ragusa) 1901 - Napoli 1968

夸西莫多像

SBZ100/10

译 本 前 言

意大利是诗歌和音乐的国度。确实，翻开意大利文学史册，一个个熠熠生辉的诗人的名字纷呈于我们的眼前：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但丁、彼特拉克、阿里奥斯多、塔索；捍卫真理和自由的英勇战士和歌手布鲁诺、康帕内拉；抒发民族复兴运动理想的浪漫主义诗人白尔谢、曼佐尼、莱奥帕尔迪、卡尔杜齐；融汇浪漫主义与象征主义，自成一家的帕斯科里；还有在二十世纪诗歌领域独树一帜的“隐逸派”诗人。在这星汉灿烂的诗人行列里，萨瓦多尔·夸西莫多占有一席重要的地位。他和蒙塔莱、翁加雷蒂，并列为当代意大利最优秀的三位抒情诗人，是“隐逸派”诗歌的重要代表。

(一)

诗人的生活，首先是“人的生活”。这是隐逸派诗人翁加雷蒂的一句名言，它精辟地道出了诗歌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诗人的生活道路与诗歌创作道路的关系。和许多同时代的诗人一样，夸西莫多的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走过了

漫长的、崎岖的人生之路。正如他在诗中所吟咏：

我的生活也历尽茹苦

〈致父亲〉

夸西莫多诞生在意大利南方西西里。这是一座曾以灿烂的文化在古代大放异彩，而近代却沦落于穷困、荒凉的岛屿。他的父亲是铁路职员，靠微薄的工资养活家庭。由于父亲工作地点频繁调动，夸西莫多的童年是在不断的迁移，在许多穷乡僻壤的小城镇度过的。七岁那年，西西里发生大地震，不少城市被夷为平地，十万人丧生。废墟、抢劫和死亡，一齐闯进了少年宁静的梦境。故乡西西里，它的痛苦和忧伤，它为贫困、饥饿、沼泽和疟疾所困扰的现实，从此深深植根于夸西莫多纯朴的心灵，也把生活的准则铭刻在他的内心。

夸西莫多的姑母酷爱诗歌，时常给他朗诵但丁的史诗《神曲》，在他稚嫩的心田播撒下了诗歌的种子。后来，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意大利古典诗歌作品，从中汲取滋养。十四岁时，少年夸西莫多开始写诗，同时，在一位神甫的指导下，潜心阅读古希腊、罗马的经典作品。起初，他在巴勒摩、墨西拿技校学习理工科学，但很快便把注意力倾注于文学，随后索兴转向研究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学，在古典文化领域获得很深的造诣。可是，家庭拮据的经济境况，迫使他不得不中途辍学，去谋求生计。这时，正是墨索里尼建立独

裁统治的黑暗年代。“幽寂的长夜”笼罩着大地，他的心也“在黑暗中惆怅迷乱”。夸西莫多被迫到处漂流，在南方各省的山区和平原，城市和乡村，都留下了他这个“游子”的足迹。他做过各种工作，当过五金店营业员、百货商店会计，后来才在国营土木工程局找到固定的职业，每日领取三十里拉的薪水，使他从此有了起码的生活保障，解除了后顾之忧，得以专心致志从事诗歌创作。

灾难岁月里的风云变幻，人生旅程中的横逆多蹇，他切身体验到的欢乐与痛苦，爱情与忌恨，使夸西莫多逐渐成熟起来，给他的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啊，生活的道路
赋予我诗与歌。

《归乡》

一九二九年，夸西莫多前往佛罗伦萨。在这座以文化摇篮著称的古都，他和文艺界人士广泛交游，结识了隐逸派元老蒙塔莱。翌年，他的处女作《水与土》问世，一时声名大作，成为意大利优秀的抒情诗人。随后，他又陆续发表了诗集《消逝的笛音》（1932）、《厄拉托与阿波罗》（1932—1936）、《新诗》（1936—1942）。一九三九年，他应聘担任米兰威尔第音乐学院意大利文学教授。

夸西莫多这一时期的诗歌完全摆脱了少年时代习作中模仿名家的痕迹，鲜明地体现出隐逸派诗歌的特征。他自称是

“隐逸派”创始人之一。“隐逸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意大利诗坛崛起的一个流派。它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但又是意大利法西斯独裁专制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隐逸派”诗人避开严酷的现实生活，转向自我，观察和探索人的内心世界，着力刻划人的心灵深处细微、奥秘的感受，抒发在现实的重压下孤独、哀幽的精神状态。“隐逸派”在艺术上别树一帜，回避直露地表现事物与意念，喜欢以奔放的想象，独特的象征，新奇的隐喻，巧妙的寄托，来提炼和建立丰满的艺术形象。这一派诗人讲究诗歌的韵律与音乐性，强调词语的音韵比词语的涵义更富于表达主观感觉的力量，力求开掘出词语蕴含的无比丰富的感情色彩。在“隐逸派”诗人看来，全神贯注于自我，探索内心世界的奥秘，是那黑暗、恐怖的岁月里，人寻求解脱的唯一方式。法西斯当局自然不喜欢这样的诗歌。它需要欢呼这个野蛮政权的颂歌，对它的殖民扩张主义的礼赞，需要充满冒险精神的进行曲。“隐逸派”诗人正是以微妙、曲折的方式，反映了那个特定的时代里人的孤凄、哀怨的精神状态，抒发了相当广泛的一部份人对法西斯政权既不愿顺从，又无力反抗的苦闷、彷徨的情绪，吐露了他们执着地追求自由与民主，挚爱祖国与家乡，维护个性尊严的情感。

倘使说，“隐逸派”的鼻祖蒙塔莱是位出色的“生活之恶的歌手”，另一位“隐逸派”代表翁加雷蒂以抒发同时代人的“灾难感”见长，那末，夸西莫多的诗歌则别有一番风采。吟诵他的诗篇，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

的跳荡。他的诗歌，既充满象征的寓意，又富有生活气息，若明若暗的朦胧意境中，蕴含着一种轻快、真淳的情致。

对西西里和在那里度过的童年生活的追忆，犹如一支低回婉转的主旋律，反复出现于这一时期的诗篇中。

在芳华乍吐的年月，夸西莫多告别亲人，离开了西西里。他饱尝漂泊天涯的苦楚，“啊，沦落异国他乡，你是多么孤苦伶仃！”（《通向阿格里琴托的路》）诗人“一颗紧皱的心”，无时无刻不思念着可爱而苦难的故乡，离情和乡恋，“朝朝暮暮萦绕梦魂”（《南方的哀思》）。诗人对西西里的怀念，可谓声声含愁，字字带泪：

我的故乡在南方

多么遥远，

眼泪和悲愁

炽热了它。

《我这个游子》

夸西莫多怀着一腔深情，赞美遥远的、富庶的西西里大地，它的明媚秀丽的自然风光，和勤劳、朴实的人民。他向每天清晨“肩背渔篓，挂起满帆”，唱着离别之歌去海上捕鱼的乡亲们表示敬意，抒发自己愿为西西里分忧担愁的赤子之心：

“啊，大地

你的苦痛

怎不叫我碎了心肠！

《大地》

诗人给病中的母亲写信，叙述自己为了献身艺术，告别故乡和亲人后的遭际，他祈求死神莫要停止故居挂钟的转动，莫要停止母亲心脏的跳动（《致母亲》）。这些诗篇，字里行间饱含着挚爱故土和亲人的浓烈情感。

在夸西莫多的诗作中，西西里同伦巴第，南方同北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对立并不只是，或者说主要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对于诗人而言，南国故乡，意味着童年，意味着美丽的山峦、河川，芬芳的夹竹桃、桔花，古老的寺庙、石雕，它是失去的乐园，笼罩着一种亲切而神秘的面纱，令人醉魄销魂。而北方大都会，则意味着沦落天涯，意味着现代文明，迷濛的雾霭，扭曲的自然，它是冬夜的严寒，冷寂孤独，抹上了一层阴暗而压抑的色彩，令人辛酸。这是两种生活、两种文明和两种现实的对立。在邪恶的现实中饱经世态炎凉的夸西莫多看来，故乡和童年，是他的“根”，是幸福的象征，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又是希望和力量的所在：

不只一次，我的心头

感觉到泥土和青草的分量。

《莫名的痛楚》

有时，他沉湎于遐想之中，依稀返回西西里岛，仿佛听到亲爱的人温柔而羞怯的声音，呼唤他弹拨诗人的弦琴（〈岛〉）；他又仿佛同昔日的伙伴们相聚，迎着融融的月光，伴随音乐的节拍，在草坪上欢乐地翩翩起舞。这似乎不是对遥远的岁月的回忆，不是幻觉，而是“生活的真正信号”。然而，韶光易驰，逝者如斯，青春年华已不再属于他。回忆无法使诗人摆脱周遭阴暗的现实，重新享有美好的往昔。他的心灵重又被痛苦所侵扰（〈柠檬树上的黑喜鹊〉）。

幸福和希望无法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对童年和家乡的回忆又“仅仅带来短暂的梦想”，这就是诗人无比的凄惶和深沉的忧伤的缘由。诗人禁不住咏叹“夜幕在我的心中升起”，“我的心远远地飞走了，我是一片荒漠”，发出“岁月是瓦砾场”的深深叹息（〈消逝的笛音〉）。孤独的诗人又常常向青年时代心爱的人寄托情思，倾诉衷曲，寻求慰藉。爱，意味着美和善，代表着纯洁、高尚，“爱是抵御忧伤的盾牌”，是对丑恶、扭曲的现实的解脱（〈廷达里的风〉）。诗人又常常诉诸大自然。广袤的大自然是那么美妙、奥秘，又是那么温柔、宽仁。在人生途程中历经磨难的诗人，多么渴望投入大自然的怀抱，消融，苏生，重新获取生命的乳汁，求得内心的和谐（〈秋〉、〈雨洒落过来了〉）。

显然，夸西莫多不是悲观失望的诗人。他献身诗歌，绝不只是为了抒发孤独的心境，无病呻吟。他把诗歌视作对自

己心灵的拯救，对个性和尊严的维护，是对污浊现实的鞭笞。对于他，诗歌是对美好事物的爱恋，是一种可贵的更新的力量。这就是夸西莫多一生中无论遭遇怎样的艰难曲折，始终忠实于这一信念，终不悔恨的缘故。请听他在致抒情诗缪斯厄拉托的一首诗中的自白：

委付于你啊，
一颗孤凄的心，
把阴冷晦暗的思绪驱除干净，
却执着地更新和爱恋
那恍如我们的昨日
而今在暗夜中隐翳的一切。

这种态度自然为法西斯当局所不容。诚然，夸西莫多在三十年代没有直接参加反法西斯的斗争，但他和蒙塔莱、翁加雷蒂，作为“隐逸派”的领袖，却遭到官方舆论和几乎所有意大利报刊的攻击。一九三九年，他又因所谓从事反法西斯活动的罪名，被解雇了《时报》文学编辑的职务。嗣后，夸西莫多受到监视，并遭到充当坐探文人的告发，被迫转入半地下状态。但是，他一天也不曾放下手中的一管羽笔。他不顾空袭、饥饿和白色恐怖的威胁，在友人家中，在防空洞里，孜孜不倦地从事写作和翻译。

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对夸西莫多的诗歌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炸弹、机枪和集中营似乎摧残了所有有价值的东

西，意大利和欧洲仿佛成了一座瓦砾场，一座坟茔，一切仿佛都毁灭了，“或许只留存了我们的心，或许只有心……”。法西斯和战争的浩劫，“诗人永生永世不能忘记”。他的世界观和诗歌的内容发生了变化。他认为，战争和抵抗运动“摧毁了（诗歌）传统的内容”，“提出了新的人的价值观念”。倘使说，他在此以前的诗作更多地是诗人心灵的“独白”，那末，现在更多地出现了诗人同周围的人的“对话”，出现了“多声部的合唱”，抒情诗注进了“社会诗”的内涵。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夸西莫多的诗歌不再单单是抒发个人的绻绻情愫，它从“我”过度到了“我们”，化为造就人的一种行动，化为对社会和整个人类命运的深沉思索。朦胧的、少年时代的西西里渐次消退，随之而来的是礼赞经受战争的血与火洗礼的国土，礼赞为捍卫祖国的自由与独立而英勇捐躯的英烈，这成为一曲新的旋律，激越动人。这一变化，自然不意味着对前期诗歌的否定，夸西莫多的全部诗歌中，始终跳动着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这一变化，是夸西莫多诗歌沿着历史前进轨迹合乎逻辑的发展和深化，是赋予了新时代的声光色相的升华。

夸西莫多是最早热忱讴歌抵抗运动的诗人之一。他的诗集《日复一日》堪称意大利和欧洲战后一部不可多得的抒情诗集，全集写于最艰难的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

我们怎能歌唱
当侵略者的铁蹄

踏在我们的心上，
烈士们的尸体
横卧在广场
冰雪掩没的草地

.....

《柳树枝头的竖琴》

请别在院子里挖掘水井了——
生者再也不觉得干渴。
请别触动死者，
他们沾满鲜血，又浑身浮肿；
让他们安息吧，
在他们家园的土地上；
城市已经死亡了，已经死亡！

《米兰，1943年8月》

这两首诗，是声声滴血的哭诉，痛斥法西斯强盗屠杀无辜人民的残暴罪行，诗人爱国忧民的情潮奔涌激荡，沉哀彻骨，读来令人心惊而魄动。《致切尔维七兄弟》、《致洛莱托广场十五英烈》，热情讴歌同法西斯刽子手展开英勇斗争的人民的优秀儿子，诗人从这些“为着爱默默地献身”的普通人身上，不只是目睹了一场悲壮的民族悲剧，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意大利希望之闪光，这些名不见经传的战士，具有那班高谈阔论的政治家、狡黠的智者和文人墨客绝

不具备的高贵品格，他们伤口汨汨流淌的鲜血，润滑着时代的车轮，推动着历史迅疾前进。

《生活不是梦》、《乐土》等，也是这一时期结出的硕果。“生活不是梦”，不只是一部诗集的名字，而且表达了诗人至高的信念，即生活并非唏嘘感慨的叹息，虚无缥缈的幻想。生活是斗争，是义务，每一个人都应当在生活中承担责任。夸西莫多自觉地意识到自己应当承担的历史性的使命，他在《关于诗歌的谈话》一文中写道：“诗人对于社会的立场不应当是消极的，他的使命是‘改造’世界。”“重新造就人，是（诗歌的）首要任务。”因此，他自豪地宣布：“诗歌即人”。

夸西莫多虔诚地相信，曾经践塌了人的庄严的称谓，扭曲了人的形象的纳粹分子、刽子手们，如今被打倒了，“他们的坟墓已化作耻辱的灰烬”（《我的同时代人》），而象切尔维七兄弟、洛莱托广场十五位英烈那样的新人将从民众中涌现出来，他们肩负着“‘改造’世界”，建设未来的重任。夸西莫多渴望投身到民众中去，同他们建立直接的交流与联系，向他们倾诉自己的理想；因此，当战火的硝烟尚未完全消失，他便风尘仆仆，奔波于各地，深入到平民区，探望正在废墟上重建家园，正在为面包、为工作而搏斗的普通人，向他们朗诵自己的诗篇：

我的祖国是意大利，
我要把心中的歌献给它的人民，

《我的祖国意大利》

夸西莫多所到之处，受到异常热烈的欢迎。

他的生活信念更充实、更坚定了。他的诗歌中充满对未来寄予希望的乐观精神，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热切愿望：

生活

岂能是心脏

恐怖而阴暗的颤抖，

生活也并非怜悯，

生活只是鲜血的搏斗……

（《信》）

生活是何等的强劲，

因为它自身的潜力。

（《致父亲》）

这字字句句，铿锵有力，凝聚着深邃的人生哲理，洋溢着执着地追求生活的豪壮激情。

夸西莫多这一时期所持的立场，写作的诗歌，遭到一些人的非议，流言蜚语不时向他袭来。一九五八年、一九六五年，夸西莫多两次身染重病，送入医院抢救，死神时时威胁着他。然而，诗人没有消沉，没有畏惧：

兴许我就要溘然长逝，
但我乐意聆听
从来不曾理会的生命的真谛，
乐意求索生活的哲理。

《鲜花与白杨》

他以为，死亡并不可怕；但消极的、苟且偷安的生活，无异于死亡，比死亡更加可怕。一九六八年六月，夸西莫多前往那不勒斯附近的阿玛菲城，作为当地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主持授奖大会，但脑溢血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诗人用生命表达了他对生活信念的忠诚。

(二)

夸西莫多的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抒情诗，情愫绵绵，无论状景，咏物，或表现现实世界，缅怀往昔，都饱蘸着诗人的惓惓之情。诗人完全摒弃浅露的直白，抽象的意念。他擅长把对内心世界的抒情，同对自然景物的描绘融合在一起，把诗人感触最深的一刹那捕捉住，又从自然中摄取意境新巧的景致，情景妙合，渲染氛围。道出了人的主观感受，刻划了人的精神、灵魂。这是夸西莫多抒情诗的一个重要特色。

《瞬息间是夜晚》是夸西莫多的一首著名抒情诗，为各种选本必收的佳篇。此诗短小精悍，总共才四行：